



扫二维码
看更多她力量

母亲的柔软与韧劲

□ 陈渊

我的母亲,是小镇上的一位理发师,用一把剪刀,剪出自己在小镇生活的三十年。

许是因为和头发打了多年交道,我总以为,她是个活成了“头发丝儿”的人,看似柔软,却极富韧劲。

打我有印象起,母亲的店里顾客就络绎不绝,她总是笑得格外爽朗,能和各种身份、各个年纪的人谈笑风生,而手上剪刀嚓嚓切切、推剪嗡嗡作响是不停的,动作极干净利落。新来的顾客不免要质疑:“一边聊天一边工作能专注吗?”“这么快就好了,不会是毛手毛脚吧?”这时,母亲早就为下一位顾客披上了理发布,看着镜子中略带怀疑的顾客,笑盈盈地抛出一句:“你自己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,你要是不满意啊,我保证给你‘售后’。”总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,却依旧年复一年地光顾小店。

常有人好奇,总要问一句“老板娘,别的店里剪个头发都要半个多小时,你怎么几分钟就好了?”母亲总嘴角露出一丝浅笑,简单地回答:“技术活,练出来的。”

母亲学理发,是十九岁的时候,外婆觉得女孩子独身在外学手艺辛苦,况且个体户压力大工作又没有工人稳定,拗不过母亲对爱好的执着,在她的行囊里放了十个煮熟的鸡蛋和一沓破旧的纸钞,就这样,母亲踏上了拜师学艺的道路。只听她在家说起过这段往事,从前拜师规矩多,好在师傅技艺扎实且热情心善,却仍免不了日日要做些烧饭烧水、洗衣抹桌之类的杂活。母亲说,起初学艺,单是白天看着师傅剃头是学不会的,眼睛学到了、脑子记住了,手上功夫却生疏得很,她便在枕头下放了把理发剪,日日睡前对着空气苦练,晨间更是要比师傅早起,做完杂活后对着店里的人头模型做盘发、梳辫的练习。

不出六个月,母亲就师成开店了。开店三十年,母亲陆陆续续收了不少的徒弟,有技艺出众很快独当一面的,但也不乏学了许多年仍技艺平平的、学到一半中途放弃的。母亲常对他们说:“技术活,是要靠练出来的。”

母亲开了三十年店,我在店里生活了二十年,许多街坊、顾客看着我长大,也有许多孩子满月头的时候被家里人抱过来,来店里一剃就是十几二十余年,母亲看着他们长大成人、娶妻生子。对待孩子哭闹,母亲有自己的一招,孩子大哭大多是害怕推剪的嗡嗡声,母亲总会弯着腰,扶着孩子的小脑袋,耐心地对孩子说:“看着镜子里,阿姨这里啊有辆小

汽车,看好哦,现在小汽车要开车咯,开到了宝宝的头顶上,滴滴滴,又转了个弯……”就这样哄着哄着,许多哭闹的孩子也乖乖坐定了。

当然,母亲也目睹了小镇上许多年长者老去、死亡。人们都信奉,人要走得体面,家里老人临终前尚且清醒的时候,总要找个靠谱的师傅上门给老人剪个清爽的发型。还在读小学的时候,曾跟着母亲去过一次,远远看着老人颤巍巍地被家里人扶到了座椅上,我只怯怯地站在房门口,不时偷偷往里面瞥几眼。母亲询问过家人的意见后,照样是麻利地从包里拿出剪刀、推剪,一手轻轻扶着头,另一手不停地嚓嚓切切着,老人下巴处皮肤因为年迈瘦弱而变得松弛,随着推剪在后脑勺的起伏而轻微晃动,母亲不时还会询问几句,“长短合适吗?”“力道重不重?”老人凹陷的双眼木木的,嗜哑的喉咙发出轻轻的一声“嗯”,也不知是否在回答问题,倒是家里人,在旁边答道“剃掉了么看起来清爽,短一点舒服就行了。”很快地剃完以后又收起工具、放回包里,和主人家寒暄了几句就领着我回去了。回去的路上我提了许多疑问,现在只记得母亲说了一句:“人年纪大了,都会‘老掉’^①的,这个阿伯前两年还骑着三轮车出来卖菜,权当是送送他,做人做事啊一辈子有始有终最好。”

后来,母亲还是一样,在店里和客人爽朗地谈笑,麻利地工作,遇到为了省几块钱剪完头发不用吹风的阿婆,母亲也依旧顺手帮她把头发吹干,挺括^②地梳好;遇到工厂里下了班才能来烫头发的女工,夜深了不放心她自己回去,让父亲帮忙送回家。

我在嚓嚓切切的剪刀声、嗡嗡的推剪声和永远弥漫满屋的各种药水、焗油膏的气味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,每天工作到深夜,母亲回家后我早已入睡了,我们独处的时间少之又少,更不用说辅导作业、开家长会这些平常家长的“任务”。

可长大之后,我却愈发觉得,普通平凡一生的母亲,在我的心里,却是一个“小镇工匠”,对待工作,始终秉持着她独有的匠心、匠艺。

同为女性,我在心里对母亲总存有诸多敬意。

注释:

^①方言中避讳“死”字,称“去世”都称“老掉”;^②挺括:方言,意味整齐得当。



扫二维码
看更多她力量

女孩,尝试自己为自己定义

□ 余美灵

前不久美国歌手泰勒·斯威夫特发布了她的新曲《The Man》,歌曲一经发行便引起了轰动,撇下其中对男性权利的夸张描写不说,其中有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,翻译过来就是:我厌倦了用尽力气向前而去,想知道如果我是个男人的话,功成名就会不会更容易?

我一个零零后,大一女生,不想反复陈述诸如“男女平等”的话语,我只是想,我们女性是不是应该能够更加主动积极地去定义自己的角色,而不是由其他人。

最近读了美国作家塔拉·韦斯特弗的自传体小说《你当像鸟一样飞向你的山》,原以为就是一本关于小女孩励志求学,最终考上名校的老话题。然而我错了,通读完整本书后,一种恐惧感蔓延上来,那段时间对家里男性成员说的话尤其敏感。不知是否我有点夸张,我确实实实在在家听见了,男主人说:你是女人,这些不应该是你做的吗?当女主人回以:你还是男人呢?怎么不?我心里竟然暗自爽快!积压已久的一种沉闷感,就在当时被打开了。

我们都是塔拉的另一个版本,她的人生

只不过被定义得更加的“偏执,疯狂”。她小时候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被父亲定义为“助产士”,尽管她的母亲已经害怕得脸色苍白,筋疲力尽,但依然干着这样的职业。塔拉小时候在父亲特殊理念的影响下,认为上学等于罪过,事情愈演愈烈,她活在那个被父亲定义的世界里。

或许是另一个哥哥的CD启发了她,也或许是那些以前母亲还未麻木时留下的书籍,她决定要去上学。不难想象,对这个思想被家庭影响颇深的人来说,去学校,堪比把一块废铁放进熔炉重造般,灼烧着她的心灵和判断,几次怀疑自己,决定回家。后来,几经往返家里学校几次,最终,她飞向自己的山。

比尔盖茨称她是一个奇迹,是的,她是一个奇迹。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我们生活在有爱的家庭,能接受学校教育,不像塔拉那样。但我还是想说:“停止让他人来定义你,女孩!尝试自己为自己定义,你想干什么?你想成为谁?你本该像鸟一样飞向你的山!”

昨天是第110个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。

晚潮在小时新闻客户端推出“她力量”栏目,征集她故事。很多读者来稿讲述自己的“她力量”,目前已在客户端推出三组特辑,选登其中三篇,另外更多请扫二维码。



扫二维码
看更多她力量

女人自己去买些花吧

□ 猫鱼云月

2020年因为疫情,大家注定过得与以往不同,其一便是在巨大的封闭下,人们开始密集地感受到家庭空间中隐藏的性别结构问题:是谁囿于厨房与爱?家里的女性是否拥有独立的空间?《82年的金智英》以及《坡道上的家》是否依然是亚洲都市女性家庭生活的谱照?

每一位个体的性别经历都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,谁都无法置身于身外,谁也不能完全代表谁。

我想说,女性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,可以自己去买些花。

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,堆满书、肉植、画笔和肖像,那是我所有灵感和气质的来源;我也喜欢去那个堆放着香薰的洗手间,去年某一时段的深夜,经常开着地暖坐在地上,一边吃小核桃一边看书。

有人可能会问一个自己的房间很重要吗?我认为这个问题重要的是,在一段亲密关系中,一个家庭空间里,哪里是你独立精神得以安放的地方。

其实,我特别喜欢看女性呆在独立空间里灵魂在线的模样,阅读、写作、画画、弹琴、刺绣、拉胚、跳舞、喝酒、泡茶、煮咖啡、撸猫、做吃食,甚至直播,书写意义并不是作家的专属,每一位个体的感受都值得被自己发现、触摸、记录,那是充满一种自持的“魅力”。

伍尔夫在她的小说《达洛维夫人》开篇这样写:“我要自己去买些花。”

在电影《时时刻刻》中,镜头在3位女性交错的时空中一度指向这句话:

梅姨扮演的现代版达洛维夫人想买一些花的念头,以及手捧鲜花归家的场景;

朱丽安·摩尔扮演的家庭主妇阅读《达洛维夫人》时的念白;

妮可·基德曼扮演的作家在烟雾缭绕的灵感中写下的这个开头。

“自己去买些花”,对现在的我们而言,好像是一件不难的小事,为何值得如此郑重与期冀呢?

在我的理解中,花不一定是爱慕的表达,也可以隐喻为走向辽阔世界的芬芳与馨香。“自己的房间”意寓着女性抵达自由世界的具体路径和目标,“自己买些花”则意味着美的自由意志与行动力。

所以,2019年仲夏,我带着5岁的小朋友去赫尔辛基朝圣Oodi颂歌图书馆,这是“一间自己的房间”的延伸,所有的人,都可以随意在那里获得自由的学习空间和技术支持;我还带着他去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,与之相连的是一个巨大的儿童图书馆,一个下午里面就只有他和我,在那里我能听见彼此灵感激发的声音。

我们的确无需过多地从性别角度限制自己的发展,我也不认为有哪一种文明或区域是一位女性不可以抵达的?

女性,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。

所以,如果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有难度,那也可先从自己去买些花开始吧。